

我们不知轻重地爱过

周灿 著



我们不知 轻重地爱过

周灿 著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们不知轻重地爱过 / 周灿著. 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6. 8

ISBN 978-7-5108-4710-3

I. ①我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22755号

我们不知轻重地爱过

作者 周 灿 著
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
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
印 张 8.5

字 数 180千字

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4710-3

定 价 36.00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目录

- 001 | 世界那么大，只想留在你身边
- 021 | 从前从前，有个人爱你很久
- 041 | 那一年，我最爱你，却也最爱不起你
- 053 | 那一年，大叔带着一个小姑娘跑了
- 071 | 这些年，我很好，除了你什么都有
- 087 | 这个世界上，总有一个人会将你温柔对待
- 105 | 曾因一个人，爱过一座城

- 125 茫茫人海，最难不过一个等
- 147 留下的，都是最好的
- 163 谢谢你，曾让我那么喜欢
- 183 感谢你，曾毫无保留爱过我
- 201 我喝过许多烈酒，却只爱过一个你这样的人
- 217 你可以不相信爱情，但是你必须相信我
- 235 曾有一个，为你走过千山万水



世界那么大，
只想留在你身边

1.

许多年前，沈思皓觉得爱是沉默，是爱人口渴时候的一杯水，是哭泣时的一个拥抱，愈是深沉的爱，愈是难以启齿。

直至，他最好的兄弟追上了他最爱的姑娘，兄弟说：“思皓，你是打是骂我都认，但是你从来没有说过要和她在一起！”

姑娘问：“沈思皓，说一句喜欢我就那么难？曾经我喜欢你是真的，现在我爱他也是真的。”

他无法回答，只好说：“祝你们白头偕老。”

真心的。

后来，兄弟向姑娘求婚，在泸沽湖的湖畔，单膝着地，许一世深情。

他在朋友圈看着兄弟晒出的婚戒，点了一个赞，说：“恭喜，回来给你们封一个大红包。”

兄弟笑哈哈地说好。

当天晚上，他做了一个梦，姑娘穿着染血的婚纱问：“思皓，如果你早点儿说喜欢我，我们之间是不是会不一样？”

他从梦中惊醒，胸口一阵绞痛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侵袭着他。

他问：“你相信人与人之间是有心灵感应的吗？”

问这句话的时候，他正坐在一辆前往泸沽湖的白色面包车里，蜿蜒公路盘山而上，远处青山连绵。

听他说话的是一个留着齐耳短发的女人，穿着黑色的夹克衫，单手扶着方向盘，唇角微微上扬，带着一丝若有似无的嘲弄。

“你别不相信。”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跟别人提起这件事，“就在我做梦的那天晚上，他们在从泸沽湖回西昌的路上出事了，跟一辆大货车迎面撞上，连人带车全滚山下去了。”

女司机放慢车速，看了他一眼。

“你不觉得他们是在托梦给我吗？”

三年来，他一直在假设，如果那时候和姑娘在一起的是他，那么她和他最好的朋友是不是就不会死？

十分钟之后，女司机将车停在路边说：“那场事故我有印象，出事的地段就这儿一带，你不是想你兄弟吗？让你看看。”

他感动得快哭了：“你真是一个好人。”

女司机点头，应了一声。

他打开车门，走到护栏边上，往日种种如胶卷在脑海中翻滚，看着远处青山如黛，眼眶通红。

蓦然，一双手从后在他的肩上重重一推，左脚顺势滑出公路，心脏猛地一跳，手臂又是一紧，他歪着身子惊魂未定地回过头，只见女司机站在他的身后，双手抓着他的衣袖，唇角带着一抹意味深长的促狭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他从她手中挣脱，语气有些激动道，“会吓死人的！”

“你不是说你兄弟托梦让你一块走吗？”女司机嗤笑一声，“谁身边没死过两个人？说得就像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有故事似的，真矫情。”

2.

这个女人叫阿夏，是他在西昌认识的黑出租车司机。

从他第一眼看见她，便觉得她和其他人不一样，眉眼冷冽，满身匪气，一口气吃掉一笼小笼包都不带喘气的。

那时候，他正在跟早餐店老板打听，怎么去泸沽湖。

老板没说话，她先搭腔了：“我带你去，包车，六百。”

他没理她，继续问老板：“在哪里能坐大巴？”

阿夏看了他一眼。

老板说：“坐大巴过去差不多要八个小时，而且一路都是山路，你包车好一些。”

“算了，反正我是回去，算你四百。”阿夏说。

“两百。”他说。

“我呸。”她说，“你他妈现在约个姑娘都不止这么点钱，三百五，一分都不能少。”

“约姑娘能睡，我花三百五包车能睡你吗？”比嘴贱他一点儿都不差。

“这要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。”她端起碗，将稀饭一饮而尽，“你到底走不走？”

“走。”他将最后一口面条塞进嘴里回道。

她开的是一辆老式铃木，车身上溅满了泥，窗户上落着灰，他站在车门前，不禁质疑道：“这车还能开吗？”

“能开。”她简言意骇，打开驾驶座的门坐进去。

沈思皓跟着她上路。

越靠近事发地点，他的心越慌，只能靠不断说话来缓解内心的焦虑，谁知换来的竟是她的嘲笑。

四个小时之后，汽车驶进风景区，阿夏说：“景区票一百，我带你进去，只要八十。”

“谢了，不用。”他将钱递给她，开门下车，从后座拿下行李箱，径直往售票大厅走去，正值旺季，人群如潮，夕阳横斜，笔直的公路尽头昏黄一片。

这时，他的手臂被人从后一拉，阿夏站在他的身后问道：“这样，门票加住宿，我收你两百二，怎么样？”

“不用。”他收回手，往大厅走去。

他把伤口揭给她看，却被她当作一个笑话嘲讽。

他不想跟她再多讲一句话。

3.

夜晚，他选择住在泸沽湖东南面的草海边上。

草海路边，尘土飞扬，荒凉丛生，但是他选择住在这里，因为他还没有想好，在那个见证他们幸福的地方，他要做什么。

他来这里的意义又是什么。

草海湖面上漂浮着成片的枯草，晒照片的时候一度有人问他是
不是在红军过草地的地方，只有一个朋友打电话问：“思皓，你去
泸沽湖做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他真的不知道，只是刚好有假，刚好想起兄弟和
姑娘，一切都是刚刚好。

“一切都过去了。”朋友欲言又止，“想开点儿，别做傻事。”

他笑：“我能做什么傻事？”

朋友答不上来：“反正，他俩死后你就怪怪的，别什么事都闷
在心里，说出来总归要好一些。”

不知为何，他想起了那个女司机。

“说出来干什么？让人当笑话听吗？”他站在旅店的长廊上，
看着渐渐黯淡的天色道，“老狗，别担心了，谁身边没死过两个
人，我没那么脆弱。”

他挂断电话下楼，顺着公路一直走，沿途行人寥寥，直至走到
一家正在装修的酒吧前，才停下脚步。

门前立着一个招牌叫“阿夏的酒馆”。

少顷，他走向隔壁的烧烤摊，点了几瓶酒和几串五花肉后，与
老板闲聊道：“隔壁酒馆的老板是阿夏吗？”

老板笑道：“我们这的女孩都是阿夏，你找哪一个阿夏？”

哪一个阿夏？

他想了想：“女土匪，高高瘦瘦的，皮肤有点黑，笑起来的眼睛弯起来像狐狸。”

他并不是一个记忆特别好的人，却能将那个女人的长相描绘的不差分毫，通常这种情况只有一种，这个人一定欠了他。

“夏芝啊。”半刻，老板将烤架上的烤肉翻过面道，“怎么？你要包车？”

他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：“嗯。”

“我这好像有一张名片，你等等。”老板低头在布满油污的围裙里翻看起来，在空气中传来一阵焦味才将名片递给他，“看看，是她吗？”

深蓝色的名片上印着一个名字和一串手机号，以及承包的各类业务和身份。

夏芝。

客栈店主，承办包车、向导、住宿、景区门票代购的业务。

这业务面可真广。

他掏出手机，照着名片上面的电话拨通过去，一杯酒下肚，电话接通，一个冷清的女声从电话那头传来：“你好。”

他清了清嗓子：“夏芝吗？”

“我是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”比起在他面前的张牙舞爪，态度温和得简直判若两人。

“是这样的，我明天早上想包一辆车去泸沽湖。”

“哦，大概几点呢？”

“六点钟吧，在草海这边。”他蹦着一张脸，报上附近的一个旅馆名字道，“我姓沈。”

“好的，沈先生。”她似乎并没有听出他的声音，“请问你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我看你名片上提供这么多业务，就想问问，有什么特殊服务吗？”

她直接挂断了电话。

008

009

4.

第二天，他一直睡到早上八点才起床，等收拾好的时候，已经是九点以后，阳光洒满整片湖，透过窗户在旅馆的木地板上投下一地璀璨。

他背着旅行包，慢吞吞地走出旅店，拿出关机多时的电话，开机，拨通道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夏小姐，我手机没电了，睡过头了。”

她一声冷笑，看着后视镜道：“抬头，往对面看。”

他抬起头，刺眼的阳光直射而来，晃得睁不开眼睛，抬手挡住

阳光，透过指尖的缝隙，只见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停在对面。

他穿过街道，走到驾驶室窗前，只见阿夏带着黑色的墨镜，黑色的头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“沈先生？”她怒极反笑。

“是我。”他回答得坦坦荡荡。

“逗我玩呢？”她打开驾驶座的车门问道，“好玩吗？”

“你昨天不也逗我玩吗？大家算扯平了。”他耸耸肩，“这样吧，你多等的几个小时，我算钱给你。”

如果是几年前，阿夏必然会爆粗口，如今她只是平静地看着他，“行，一小时两百，总共七百，拿钱。”

“欠着。”他绕过她，拉开副驾驶的门坐下。

他从兜里掏出一盒烟，问道：“你有火吗？”

“我这一肚子火呢。”她猛地关上车门，咬牙切齿道，“要吗？”

“只要你给我就要。”他眯着眼睛，含烟笑了起来，棱角分明的脸在阳光下仿佛散着光。

阿夏发动汽车，不再理他。

“你叫夏芝？”他将烟夹着指尖，手肘靠着车窗问道，“不是本地人吧？你说你一个外地人，跑这里来干什么？你看着也不像那种小清新的文艺妞啊。”

他一扫昨日的阴霾，喋喋不休道：“这有电影院吗？是不是看个电影，约个会都得开五个小时的车去西昌市里看？”

阿夏一个刹车，他的身子猛地往前一歪，险些撞在挡风玻璃上。

“下去。”她说。

他说：“你不是向导吗？我给你一千五，陪我一天怎么样？”

不管是什么话，从他嘴里总有一种一语双关的意味。

阿夏深吸了一口气：“行。”

对付阿夏，只要给钱，万事好说。

这是昨天烧烤摊老板最后交给他的八字真言，出奇好使。

010

011

5.

汽车穿梭过狭窄的街道，驶入泸沽湖附近，湖面上狂风肆虐，河岸上停放着猪槽船，阿夏将汽车停稳，他却久久未动，看着波涛汹涌的湖面，呼吸逐渐急促下来。

“你干什么呢？”阿夏打开车门侧对着他。

他只觉脑子一片昏沉，推开门走下去，风将一旁的横幅吹得猎猎作响，湖水翻滚，由蓝泛黄。

湖边有许多人在合影，他将双手揣在兜里，无言地望着前方。